

晴雯

李 易节改



晴 雯

李 易 節 改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晴雯是古典名著“紅樓夢”里面一位聰明、美麗、不甘心受人壓迫、渾身都帶着反抗性的姑娘。她虽然是封建貴族大家庭貴府里的丫環，却不甘心像別的丫環那样听天由命，更瞧不起容不下襲人那样卑鄙无耻、一心想向上爬、專門給“主子”帮兇的奴才。她愛惜自己純潔的靈魂和尊嚴的人格，对那些企图污辱和侵犯她的人予以尖銳的反击。她同情、支持賈宝玉和林黛玉这对叛逆儿女向封建制度的挑戕，並渴望他們得到胜利。

就是这样，晴雯刺伤了襲人那样的奴才們，触恼了貴府的統治者們，因而遭到了陰險的陷害和蠻橫的壓迫，終于无辜地牺牲了。晴雯的牺牲，引起了千万讀者对封建制度无比的憤恨。李易同志从“紅樓夢”里，把有关晴雯的主要故事联綴起来，編成本书，專供一般文化水平較低的讀者閱讀。

晴 雯

李 易 节 改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信誠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1 8/16 字數：28,000

1957 年 7 月第 1 版

195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：1—50,000

統一書号：丁10077·604

定价 (5) 0.12 元

本書人物簡單介紹

“紅樓夢”這部小說里，人物很複雜。本書是從“紅樓夢”里摘出來的，牽涉到的人不少。為了讀者的方便，這裡簡單介紹一下幾個有關的主要人物。

賈母——榮國公賈代善之妻，姓史。生二子，長名赦，次名政；一女，名敏。代善已死，賈赦襲官；賈政任員外郎，主管家政；賈敏嫁姑蘇林如海，已死。家中人稱賈母為“老太太”。

王夫人——賈政之妻。生二子，長名珠，已死；次名寶玉；一女，名元春，后被選為皇妃。家中人稱王夫人為“太太”。

薛姨媽——王夫人的胞姊妹，寡居。有一子名蟠；一女，名寶釵。一家三人，借住在賈府東南角上梨香院里。

寶玉——賈政之子，年方十三四歲。他是一個要求自由，要求個性解放，尊重婦女，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青年，是一個封建階級的逆子。因為排行第二，有時被稱為“寶二爺”。

襲人——寶玉房中大丫環之一。原名蕊珠，王夫人很喜歡她，有意把她做為寶玉將來的姨太太。她照管寶玉生活的大小事情，地位在一般的丫環之上。

晴雯——寶玉房中大丫環之一，地位僅次於襲人。寶玉房中的大丫環，還有麝月、秋紋、碧痕等人。

黛玉——林如海之女，賈母的外孫女。她母親死后，賈母接她在賈府居住。她的性格和寶玉相同，是一個封建階級的叛逆

的女兒。她和寶玉之間，有着美好的愛情。

鴛鴦——賈母的貼身丫環，最得賈母的寵信。

湘雲——姓史，賈母的內侄孫女。時常到賈府來，和眾姊妹一起玩耍。

王熙鳳——王夫人的內侄女，嫁與賈赦之子賈璉為妻，和賈璉住在賈政這邊，幫着料理家務。家中人稱為“鳳姐”或“二奶奶”。

趙姨娘——賈政的妾。生一子，名環；一女，名探春。

探春——賈政之女，趙姨娘所生，按照大排行，家中人稱為“三姑娘”。

周瑞家的——就是用人周瑞的老婆，是王夫人房中女僕。夫婦二人同在一府做奴婢，男的稱名，女的就稱某人“家的”。

焙茗——寶玉的書僮。

平兒——王熙鳳的丫環，後來作了賈璉的妾。

邢夫人——賈赦之妻，賈璉之母，家中人稱為“大太太”。

李紈——賈珠之妻，寡居。有一子，名蘭。

惜春——寧國公賈代化的孫女，賈敬之女。寧國府和榮國府在一條街上，惜春常在榮國府這邊。按照大排行，家中人稱為“四姑娘”。

迎春——賈赦之女，庶出。按照大排行，家中人稱為“二姑娘”。

四兒——寶玉房中的小丫環，為人乖巧，和寶玉同日生辰。

芳官——原是賈府中唱戲的女孩子，後來被分配在寶玉房中做丫環。

柳家的——女管廚。

五兒——柳家的女兒，後來做寶玉房中的丫環。

目 次

本書人物簡單介紹.....	1
一 撕扇.....	1
二 染疾.....	9
三 補裘.....	16
四 出國.....	22
五 死別.....	34
六 夜祭.....	40

一 撕扇

這日端陽佳節，蒲（ㄉㄨ）艾簪（ㄗㄢ）門，虎符系臂。午間，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請薛姨媽母女等人過節。大家坐了一坐，就散了。那賈寶玉的情性只願人常聚不散，花常開不謝；及到筵散花謝，雖有萬種悲傷，也就沒奈何了。因此，今日之筵，大家無興散了，寶玉心中悶悶不樂，回至房中，長吁短嘆。

偏偏寶玉房中的丫環晴雯（ㄒㄩㄣˊ）上來換衣裳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，掉在地下，將骨子跌折。寶玉因嘆道：“蠢（ㄘㄨㄣˇ）才，蠢才！將來怎麼樣？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，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二爺近來氣大的很，行動①就給臉子瞧。前兒連襲人都打了，今兒又來尋找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憑爺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算不的什麼大事。先時候兒，什麼玻璃缸、瑪瑙碗，不知弄壞了多少，也沒見個大氣兒；這會子，一把扇子就這麼着。何苦來呢？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，再挑好的使，好离好散的，倒不好？”

寶玉听了這些話，氣的渾身亂戰，因說道：“你不用忙，將來橫豎有散的日子！”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，忙趕過來向寶玉道：“好好兒的，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說的：一時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兒？”晴雯听了，冷笑道：“姐姐既會說，就該早來呀，省了我們惹的生

① 行動——这里是“动不动”的意思。

气。自古以來，就只是你一个人会伏侍，我們原不会伏侍。因为你伏侍的好，为什么昨兒才挨窩心脚啊！我們不会伏侍的，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！”

襲人听了这话，又是惱，又是愧，待要說几句话，又見宝玉已經气的黃了臉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兒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”晴雯听他說“我們”兩字，自然是他和宝玉了，不觉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几声，道：“我倒不知道‘你們’是誰，別教我替你們害臊（ㄌㄞ）了！你們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，也瞞不过我去！不是我說正經，明公正道的，連个‘姑娘’還沒掙上去呢，也只不过和我似的，那里就称起‘我們’來了？”

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，想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。宝玉一面說道：“你們气不忿，我明日偏抬举他！”襲人忙拉了宝玉的手，道：“他一个糊塗人，你和他分証什么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，比这大的，过去了多少，今日是怎么了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我原是糊塗人，那里配和我說話？我不过奴才罢咧！”襲人听說，道：“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爺拌嘴呢？要是心里惱我，你只和我說，不犯着当着二爺吵；要是惱二爺，不該这么吵的万人知道。我才也不过为了事，進來劝开了，大家保重，姑娘倒尋上我的晦（ㄈㄨㄣˋ）气！又不像是惱我，又不像是惱二爺，夾槍帶棒，終久是个什么主意？——我就不說，讓你說去！”說着便往外走。

宝玉向晴雯道：“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發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”晴雯听了这话，不觉越伤起心來，含泪說道：“我为什么出去？要嫌我，变着法兒打發我去，也不能够的！”宝玉道：“我何曾經过这样吵鬧？一定是

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，打發你去罷。”說着，站起來就要走。襲人忙回身攔住，笑道：“往那里去？”宝玉道：“回太太去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好沒意思！認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？就是他認真要去，也等把这气下去了，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迟。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經事去回，豈不叫太太犯疑？”宝玉道：“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。”晴雯哭道：“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？饒生了气，还拿話压派我！——只管去回！我一头碰死了，也不出这门兒！”宝玉道：“这又奇了。你又不去，你又只管鬧。我經不起这么吵，不如去了倒干淨！”說着，一定要去回。

襲人見攔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紋、麝（Pè）月等众丫环，見吵鬧的利害，都鴉雀無聞的在外头听消息，这会子，听見襲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齐進來，都跪下了。宝玉忙把襲人拉起來，嘆了一声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起去，向襲人道：“叫我怎么样才好？这个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！”說着，不觉滴下泪來。襲人見宝玉流下泪來，自己也就哭了。

晴雯在旁哭着，方欲說話，只見黛玉（ㄉㄞˋ）玉進來，晴雯便出去了。黛玉笑道：“大節下，怎么好好兒的哭起來了？难道是为爭粽（P×ㄌ）子吃，爭惱了不成？”宝玉和襲人都扑嗤（ㄉㄣˊ）的一笑。黛玉道：“二哥哥，你不告訴我，我不問就知道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拍着襲人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好嫂子，你告訴我。必定是你們兩口兒拌了嘴了。告訴妹妹，替你們和息和息。”襲人推他道：“姑娘，你鬧什么？我們一个丫頭，姑娘只是混說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說你是丫頭，我只拿你当嫂子待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？饒

这么着，还有人說閑話，还攔得住你來說这些个！”襲人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。除非一口气不來，死了倒也罢了！”黛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別人不知怎么样，我先就哭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”襲人道：“你老实些兒罢。何苦还混說！”

一时，黛玉去了，就有人來說：“薛大爺請。”宝玉只得去了。原來是吃酒，不能推辞，只得尽席而散。晚間回來，已帶了几分酒，跟(カ)躑(ク)來至自己院內，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(去)設下，榻上有个人睡着。宝玉只当是襲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。只見那人翻身起來，說：“何苦來又招我！”

宝玉一看，原來不是襲人，却是晴雯。宝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“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。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过說了那么兩句，你就說上那些話。你說我也罢了，襲人好意劝你，又刮拉上他，你自己想想，該不該？”晴雯道：“怪热的，拉拉扯扯的做什么！叫人看見，什么样兒呢！我这个身子本不配坐在这里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既知道不配，为什么躺着呢？”

晴雯沒的說，嗤的又笑了，說道：“你不來使的，你來了就不配了。起來，讓我洗澡去。襲人、麝月都洗了，我叫他們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才又喝了好些酒，还得洗洗。你既沒洗，拿水來，偕們兩個洗。”晴雯搖手笑道：“罢，罢，我不敢惹爺！还记得碧痕打發你洗澡啊，足有兩三个时辰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呢，我們也不好進去。后来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子，連席子上都汪着水，也不知是怎么洗的，笑了几天！我也沒工夫收拾水，你也不用和我一塊兒洗。今兒也涼快，我也不洗了。我倒是舀(ハ)一盆水來你洗洗臉，篋(ケ)篋头。才鴛鴦送了好些果子來，都湃

(ㄅㄩ)① 在那水晶缸里呢，叫他们打發你吃不好嗎？”

宝玉笑道：“既这么着，你不洗，就洗洗手给我拿果子来吃罢。”晴雯笑道：“可是說的，我一个蠢才，連扇子还跌折了，那里还配打發吃果子呢？倘或再砸了盤子，更了不得了！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爱砸就砸。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，你爱这样，我爱那样，各自性情。比如那扇子，原是搨(尸马)的，你要撕着玩兒也可以使得，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；就如杯盤，原是盛东西的，你欢喜听那一声响，就故意砸了，也是使得的，只别在气头兒上拿他出气。——这就是爱物了。”晴雯听了，笑道：“既这么說，你就拿扇子来我撕。我最喜欢听撕的声兒。”宝玉听了，便笑着遞給他。晴雯果然接过来，嗤的一声，撕了兩半，接着又听嗤，嗤，几声。宝玉在旁笑着說：“撕的好，再撕响些。”

正說着，只見麝月走过来，瞪了一眼，啐道：“少作点孽兒罢！”宝玉赶上來，一把將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遞給晴雯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作几半子，二人都大笑起来。麝月道：“这是怎么說？拿我的东西开心兒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打开扇子匣子揀去。什么好东西！”麝月道：“既这么說，就把扇子搬出来，讓他尽力撕不好嗎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就搬去。”麝月道：“我可不造这样孽。他没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”晴雯笑着，便倚在床上，說道：“我也乏了，明兒再撕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古人云：‘千金难買一笑。’几把扇子，能值几何？”一面說，一面叫襲人。襲人才换了衣服走出來。小丫头佳蕙过来拾去破扇，大家乘涼。不消細說。

① 湃——用冰鎮或用冷水浸，使东西变凉叫湃。



晴雯撕扇

襲人一日回至房中，拿碟子盛東西與湘雲送去，却見櫥子上碟子槽兒空着。因回頭見晴雯、秋紋、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（並），襲人問道：“那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里去了？”眾人見問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想不起來。半日，晴雯笑道：“給三姑娘送荔枝去了，還沒送來呢。”襲人道：“家常送東西的家伙多着呢，巴巴兒的拿這個。”晴雯道：“我也這麼說，但那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。我送去，三姑娘也見了，說好看，連碟子放着，就沒帶來。你再瞧，那櫥子盡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。”

秋紋笑道：“提起這個瓶來，我又想起笑話兒來了。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，也孝敬到二十分：那日見園里桂花，折了兩枝，原是自己要插瓶的，忽然想起來說，這是自己園里才開的新鮮花兒，不敢自己先玩。巴巴兒的把那對瓶拿下來，親自灌水插好了，叫個人拿着，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，又進一瓶給太太。誰知他孝心一動，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。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，老太太見了，喜的無可不可，見人就說：‘到底是寶玉孝順我，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。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！’你們知道，老太太素日不大和我說話，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；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錢給我，說我可憐兒見的，生的單弱：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？几百錢是小事，難得這個臉面！及至到了太太那里，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，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，不知要給那一個。一見了，連衣裳也不找了，且看花兒。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，誇寶二爺又是怎么孝順，又是怎么知好歹，有的沒的，說了兩車話。當着眾人，太太臉上又增了光，堵了眾人的嘴，太

太越發喜歡了，現成的衣裳，就賞了我兩件。——衣裳也是小事，年年橫豎也得，却不像这个彩头。”

晴雯笑道：“呸！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！那是把好的給了人，挑剩下的才給你，你还充有臉呢！”秋紋道：“憑他給誰剩的，到底是太太的恩典。”晴雯道：“要是我，我就不要。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，一樣這屋里的人，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？把好的給他，剩的才給我，我寧可不要，冲撞了太太，我也不受這口氣！”秋紋忙問道：“給這屋里誰的？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，家去了，不知是給誰的。好姐姐，你告訴我知道。”晴雯道：“我告訴了你，難道你這會子退還太太去不成？”秋紋笑道：“胡說！我白听了喜歡喜歡。那怕給這屋里的狗剩下的，我只領太太的恩典，也不管別的事。”眾人听了，都笑道：“罵的巧！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兒了？”襲人笑道：“你們這起爛了嘴的！得空兒就拿我取笑，打牙兒！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。”秋紋笑道：“原來姐姐得了？我實在不知道。我陪个不是罷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少輕狂罷！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。”麝月道：“那瓶也該得空兒收來了。老太太屋里還罷了，太太屋里人多手雜，別人還可以，那個主兒的一伙子人見是這屋里的東西，又該使黑心弄坏了才罷。太太又不管這些，不如早收來是正經。”晴雯听說，便放下針綫，道：“這是等我取去呢。”秋紋道：“还是我取去罷，你取你的碟子去。”晴雯道：“我偏取一遭兒！是巧宗兒，你們都得了，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嗎？”麝月笑道：“統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兒衣裳，那里今兒又巧，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虽然碰不見衣裳，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，也把太太的公費里一个月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，也定不得！”說

着，又笑道：“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，什么事我不知道！”一面說，一面往外跑了。秋紋也同他出來，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來。

二 染疾

再說一日襲人的母親病重，襲人家里的人將襲人接回家去。这里鳳姐將怡紅院的嬖嬖喚了兩個來，吩咐道：“襲人只怕不來家了。你們素日知道那个大丫頭知好歹，派出來在宝玉屋里上夜。你們也好生照管着，別由着宝玉胡鬧。”兩個嬖嬖答應着去了，一時來回說：“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，我們四个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。”鳳姐听了點頭，又說道：“晚上催他早睡，早上催他早起。”老嬖嬖們答应了，自回園去。

一時，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，回鳳姐說：“襲人之母業已停床，不能回來。”鳳姐回明了王夫人，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妝（ $\text{ユ} \times \text{ウ}$ ）奩（ $\text{カ} | \text{ウ}$ ）。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當。送去之后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妝，脫換裙襖。晴雯只在熏籠上圍坐。麝月笑道：“你今兒別裝小姐了，我劝你也動一動兒。”晴雯道：“等你們都去淨了，我再動不遲。有你們一日，我且受用一日。”麝月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我鋪床，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，上頭的划（ $\text{厂} \times \text{丫}$ ）子划上。你的身量比我高些。”說着，便去給宝玉鋪床。晴雯“嚕（ $\text{厂} \text{旁}$ ）”了一聲，笑道：“人家才坐暖和了，你就來鬧！”

此時宝玉正坐着納悶，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，忽聽見晴

雯如此說，便自己起身出去，放下鏡套，划上消息，進來笑道：“你們暖和罷，我都弄完了。”晴雯笑道：“終久暖和不成，我又想起來，湯婆子還沒拿來呢。”麝月道：“這難為你想着！他素日又不要湯壺，你們那熏籠上又暖和，比不得那屋里炕涼，今兒可以不用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，我这外邊沒個人，我怪怕的，一夜也睡不着。”晴雯道：“我是在這里睡的；麝月，你叫他往外邊睡去。”說話之間，天已二更，麝月早已放下帘幔（口乙），移燈炷香，伏侍宝玉臥下，二人方睡。晴雯自在熏籠上，麝月便在暖閣外邊。

至三更以後，宝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，叫了兩聲，無人答應，自己醒了，方想起襲人不在家，自己也好笑起來。晴雯已醒，因喚麝月，道：“連我都醒了，他守在旁邊，還不知道，真是挺死尸呢！”麝月翻身，打个哈什，笑道：“他叫襲人，與我什麼相干？”因問：“做什麼？”宝玉說：“要吃茶。”麝月忙起來，單穿着紅綢小綿襖兒。宝玉道：“披了我的皮襖再去，仔細冷着。”

麝月聽說，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來的一件貂額（口乙）滿襟暖襖披上，下去向盆內洗洗手，先倒了一鍾溫水，拿了大漱盂，宝玉漱了口。然後才向茶桶上取了茶碗，先用溫水過了，向暖壺中倒了半碗茶，遞給宝玉吃了。自己也漱了一漱，吃了半碗。晴雯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也賞我一口兒呢！”麝月笑道：“越發上臉兒了！”晴雯道：“好妹妹，明兒晚上你別動，我伏侍你一夜，如何？”麝月聽說，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，倒了半碗茶給他吃了。麝月笑道：“你們兩個別睡，說着話兒，我出去走走回來。”晴雯笑道：“外頭有個鬼等着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。我們說着話，你只

管去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便嗽了兩聲。

麝月便开了后房門，揭起氈帘一看，果然好月色。晴雯等他出去，便欲唬他玩耍。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，不畏寒冷，也不披衣，只穿着小襖，便躡（ㄋㄛˋ）手躡腳的下了一熏籠，随后出來。宝玉劝道：“罢呀！冻着不是玩的！”

晴雯只擺手，随后出了屋門，只見月光如水。忽听一陣微風，只覺侵肌透骨，不禁毛骨悚然，心下自思道：“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，這一冷果然利害！”一面正要唬他，只听宝玉在內高声說道：“晴雯出來了！”晴雯忙回身進來，笑道：“那里就唬死了他了？偏慣會这么蝎（ㄒㄧㄝˊ）蝎螫（ㄕㄜˊ）螫^①，老婆子的样兒！”宝玉笑道：“倒不是怕唬坏了他。头一件，你冻着也不好；二則他不防，不免一喊，倘或驚醒了別人，不說僭們是玩意兒，倒反說襲人才去了一夜，你們就見神見鬼的。你來把我这边的被掖掖罢。”晴雯听说，就上來掖了一掖；伸手進去，就渥（ㄨㄛˋ）一渥。宝玉笑道：“好冷手！我說看冻着！”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，用手摸一摸，也覺冰冷，宝玉道：“快進被來渥渥罢。”

一語未了，只听咯噔的一声門响，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，說着笑道：“唬我一跳好的！黑影子里，山子石后头，只見一個人蹲着。我才要叫喊，原來是那个大錦雞，見了人一飛，飛到亮處來，我才見了。要冒冒失失一嚷，倒鬧起人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洗手，又笑道：“說晴雯出去了？我怎么沒見？一定是要唬我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不是他？在这里渥着呢。我若不嚷的快，

① 蝎蝎螫螫——問題不大，而过分地表示关心、憐惜。